

■书韵 流长

看连环画《哪吒闹海》 谈海派连环画的破界之旅

当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以百亿票房点燃国产动漫市场时,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79年版《哪吒闹海》的混天绫在数字时空再度翻飞,这场横跨四十多年的文化接力恰与聚焦陈光镒、贺友直、顾炳鑫等十八位艺术巨匠的《海派连环画口述史》形成巧妙互文。回望中国现代美术的黄金时代,更在国潮涌动的当下,为传统艺术破茧重生提供了历史注脚。

哪吒的时空漫游: 从纸本叙事到银幕神话

20世纪50年代的连环画《哪吒闹海》,以工笔重彩构建起一代人的视觉记忆。画面中脚踏风火轮的少年英雄,衣袂间凝结着戏曲程式与年画美学的双重基因,莲花化身的设计暗含东方哲学对生死轮回的诗意想象。

1979年的《哪吒闹海》动画电影将这种传统美学推向巅峰——水墨背景中翻涌的滔天巨浪与哪吒自刎时的血色留白,将文人画的写意精神注入现代动画语言。而今の烟熏妆哪吒虽然披着赛博朋克的外衣,但其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的精神内核,仍与连环画中冲破天命束缚的叛逆者一脉相承。

在传统连环画的静态叙事中,时空转换往往依靠精心安排的画面构图来完成。在“哪吒自刎”的经典场景中,滴落的血珠与飘动的混天绫构成对角线张力,空白的绢本成为情绪延展的容器。这种“计白当黑”的美学智慧,在当代国产动漫中演变为高速运镜与粒子特效,但二者对视觉节奏的把控同样精妙,其分镜设计深受海派美术虚实相生的构图哲学影响。

双峰并峙: 海派基因与国漫美学的 对话

海派连环画从诞生之初便携带



连环画《哪吒闹海》书封。

跨界融合的基因。《山乡巨变》中流淌的市井烟火,既延续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叙事传统,又吸纳了西方素描的光影语言;《三毛》系列的夸张变形,在保留传统线描精髓的同时,暗合现代漫画的表现主义风格。这种“不中不西,即中即西”的艺术自觉,与当代国产动漫的创造性转化形成历史呼应。

在技术维度,二者呈现出有趣的代际对话。顾炳鑫在《渡江侦察记》中开创的“水墨素描法”,用毛笔皴擦出堪比炭笔素描的立体效果,这种介质突破与当今3D渲染技术模拟水墨质感的探索异曲同工。张乐平笔下三毛的简练线条,与《哪吒

之魔童降世》中角色设计的极简趋势,共同印证着“少即是美”。从石印术到数字绘图,介质更迭从未改变海派艺术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核心追求。

破壁之道: 数字时代的文艺复兴

在主流文化建设中,连环画曾是我国文化、教育等的重要传播载体,成功建构了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化图景并承载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其独树一帜的技法体系,不仅完整呈现了新中国的“中国故事”,更为后世留下了可资借鉴的艺术范

式。在讲好新时代“中国故事”的命题下,重返这一文化传统并实现创造性转化,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自21世纪伊始,随着传统媒体向融媒体转型的加速,以及后现代视觉文化的蓬勃发展,“视觉融合”“交互体验”已成为融媒体时代的关键特征。在此背景下,连环画的视觉形式与传播媒介均发生深刻变革:图片、漫画、动画、交互视频、H5等新型视觉载体层出不穷,大众传媒、文化机构与公共空间正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艺术内容的复合呈现。这种技术革新不仅使传统文化得以活化,更推动红色文化、非遗文化以更具时代感的艺术形态焕发新生。

今年春节档电影《哪吒2》不断刷新影史纪录,标志着国产动画电影的又一里程碑。“国潮”传播已成为传统文化创新表达的重要路径,而以传统连环画为基础、以“国潮文创”“国潮动漫”“国潮历史人物IP”为具体形态的开发模式,将为海派连环画的当代转型提供全新可能。

《海派连环画口述史》所记录的不仅是十八位艺术家的创作历程,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美术进化史。真正的传统从未消亡,它只是等待新的时代容器赋予新生。从弄堂石库门走向数字元宇宙,海派连环画正以千年笔墨为根脉,在虚实交织的数字土壤中培育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图腾。

张燕

读《颜氏家训集解》需要耐心

特约撰稿人 绿茶

《书店日历》第四周,这是甲辰年最后一周,我在邯郸过年,这里保有朴实的年味儿,让人享受难得的松弛。出门不便多带书,只带了一本《颜氏家训集解》。

1月22日 甲辰腊月廿三
今日出门一天,晚上翻读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,正写《英伦书游记》,写去查令十字街朝圣之事。

1月23日 甲辰腊月廿四
晚间看到长沙止间书店停业公告,心酸、难过,又一家这么美好的书店要告别。回想二零一九年到访止间书店,和创始人老笨兄畅饮海聊,作为同龄人,有着强烈的共鸣,有着共同的审美和趣味,而他创办的止间书店正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书店。好在《书店日历》收录了止间书店,希望日历中可以留下止间书店美好的身影,让爱书的人永远惦念。

1月24日 甲辰腊月廿五
读《颜氏家训集解》,颜之推,琅琊人,晋室南渡到了建康,生于建康。历任四朝,曾为南朝梁散骑侍郎,侯景之乱后被俘至西魏,后投奔北齐,任黄门侍郎,北周灭了北齐后,征为御史上士,隋代周后,为太子学士。本集解为王利器撰,除《颜氏家训》外,还收录了颜之推传和颜氏流传的其他作品。

1月25日 甲辰腊月廿六
邯郸美术馆后面的展后街是邯郸旧书一条街,每周六、日有市,早

起去扫了一圈,在其中一个书摊看到一位年轻淘书人在翻看摊主书账,详细记录了日期、售出地点、售价、书名等信息,很有价值。有邯郸朋友说,这里偶尔有些好书,得靠运气。有这么一处淘书之处,总归是爱书人的幸福。

1月26日 甲辰腊月廿七
一天没出门,读《颜氏家训集解》前三篇:序致、教子、兄弟,全书共二十篇,慢慢读,尤其集解部分,信息量巨大,只能“不求甚解”,先过一遍。这次没带其他书的好处是,能耐心读集解部分,以前读类似注本,少有耐心读注解,而王利器的集解,集合了《颜氏家训》众多版本,如罗本、傅本、颜本、程本、胡本等,也集纳了赵曦明、卢文绍、沈揆等名家注解,而王利器本人的“器案”也很重要。读这本集解确实需要耐心,耐心确实是视频时代最稀缺的品质。

1月27日 甲辰腊月廿八
滏口径,太行八陬之一。陬,是山脉断裂之处,历来是古代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。滏口径北有鼓山,南有神麋山,是晋冀之间重要的隘口,北齐高欢家族凿刻的南北响堂石窟就在滏口径的鼓山之上。今天去了邯郸峰峰矿区的滏口径两处重要隘口:玉皇阁和风月关。玉皇阁在鼓山脚下,南响堂石窟一侧;风月关在神麋山(也叫元宝山)脚下,黑龙洞之上。现在此两处依然是交通要道,车来车往。

■新作 述评

《E考据故事集:从清初到民国》:

揭示E考据的魅力

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,是传统治学三门径。考据重在以实证解决难题,建立在深厚的知识储备和专业修养基础之上,研究者只有大量阅读图书、积累知识,才能在需要时依靠记忆串联证据、归纳分析、得到答案。考据也因此一直是专门之学,非硕学鸿儒、博闻强识者不能胜任。然而,诞生于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的E考据,给了非专业文史爱好者一试身手的机会。学者艾俊川的新作《E考据故事集》就向读者展示了E考据的内涵和价值。

“E考据”是“电子考据”的意思,其中的E为英文单词 electronic 首字母。顾名思义,E考据是数字时代、网络时代的考据,凡是通过数字化、互联网进行的工作,都是E考据的组成部分。通过数据库、互联网搜索进行考据,是E考据的重要内容;在网络世界结识同好,在网上交流中充分辩难、互相启发,是E考据的重要特点。当然,有一些信息未必能检索出来,但能获得线索去线下图书馆查找;还有一些信息的检索结果是模糊的甚至错误的,需要阅读原文来进一步研究。

与传统考据一样,E考据也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之上,只是不必把有关书籍全部预先读过,可在考据过程中“补课”。E考据伴随新世纪的到来,在短短二十多年里,已成为文史研究的重要工具,现在完全不使用E考据的学术论文已不多见。简言之,E考据可以让学者跳过积累环节和专业壁垒,直接搜寻到证据线索,节省大量时间精力,极大提高考据的效率和准确性,同时为普通人参与考证提供了机会,拓展

了学术边界。
本书收录《乾隆年间的一段跨国恋情》《陈寅恪〈论再生缘〉补证》《过云楼的书画生意》《养园纸上考古记》《从林纾致戴荫松书札看“林蔡斗争”前后》《小万柳堂纪事》等二十多篇文章,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挖掘、梳理和考订来探寻真相、还原历史。可以说,该书是作者多年来E考据的成果集,浓缩了作者E考据的心得、体会。

E考据首要的是“搜索”。搜索环节可比作查阅一部超大型词典,考据者希望的答案有时能找到,有时找不到。找不到答案,考证进行不下去;找到完美答案,等于问题已被别人解决,自己就不必再考据了;有时搜索到的答案是错误的,如果轻信,结论也会跟着出错,这个考据还不如不做。所以E考据要成功,需要运气、更需要严谨。当然,搜索只是考证的过程,不是目的;搜索结果,只是考证的线索,不是结论。

作者认为,只要运用得当,E考据让寻找证据变得容易。善于设定检索词、分析线索则成为关键。要做到这一点,他的心得是“识文断字知书达礼”:识文,是说要准确理解文义。古文有的字句简省,有的文风浮夸,又多喜欢使用成语套话,想表达的意思往往不在明面上。这就需要保持对文言文的敏感,善于从只言片语中抓住线索;断字,是说E考据的对象往往是尺牍、书稿、字画,会遇到难认的字,要尽量把它们认出来;目录,是说熟悉史籍,具备一定的知识,是了解常用史籍和工具书的基本内容,这样,发现了考据线索,可以有的放矢;达礼,是说要对旧时官场制度、社会风俗乃至人情世故有所了解。如果我们看到或搜到的内容与礼俗制度不合,这个材料就可能存在问题,有必要进行考证。

当然,文史考据需要掌握的技巧和知识,并非上述几个方面所能涵盖,如此说法也只为方便举例说明。E考据降低了专业门槛,同时提升识文门槛,需要考据者对语言文化、历史社会等有全面了解。展望E考据的前景,一定是E成分越来越多、考据效率越来越高。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/图

■旧锦 新样

《俗世奇人:手绘珍藏本》:

再续全新的民间传奇之旅

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,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先后创作了诸多“俗世奇人”系列小说,该系列风格统一、传奇色彩浓郁、充满生活气息、人物形象活灵活现,书写了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地域风貌、风土人情、生活风尚,也展现出我国民间文化的精巧技艺与其中蕴藏的非凡智慧。这些篇章集结为《俗世奇人》一书出版后,成为跨越时代的文学经典,多次重印、增订。正如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所评价的:“不管天津怎么变化,这么多年,只要《俗世奇人》这部作品还在印,老天津就被他一直鲜活地保留下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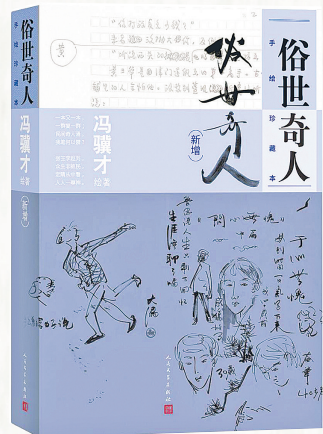
新面世的《俗世奇人:手绘珍藏本》一书,新增了作者近年新创作的18篇“俗世奇人”短篇小说,以及作者为这些小说绘制的插图、

手稿、画稿等。

冯骥才先生不仅是著名作家,还是一位负有盛名的画家。他曾说:“(俗世奇人)这些人物是我脑袋里生出来的,我知道他们的脾气禀性,挤眉弄眼是什么样子。”在创作“俗世奇人”新篇时,冯骥才先生延续了此前“随写随画”的传统,为每个新角色精心绘制了插图。这些插图中,有工巧细致的运笔描绘,也有灵光一现的简洁勾勒……以细腻笔触塑造了“小尊王五”“谢二虎”“田大头”等形象,画面色彩明快、意趣盎然。此外,他还保存了大量创作手稿和绘画草稿。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全部收入本书,共计百余幅全新画作。

《俗世奇人》系列问世以来,其中的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

材,成为文学创作与语言教学的典范。作品的文化影响力还超越文本,衍生出话剧、影视、动画等多维艺术形式。新增的18篇“俗世奇人”新作回到传奇怪异的小说传统,回到地方性知识和风俗,于奇人异事中见意趣情怀,于旧日风物中寄托眷恋和感叹。精金碎玉,以少胜多,胜多胜多,标志出小小说创作的“绝句”境界——语言凝练如金,情节奇崛跌宕,既有对民间技艺、智慧、经验的生动描摹,亦饱含对传统文化的关照与思考。例如,《万年青》《秦六枝》《罐儿》等篇目,不仅讲述了精彩的市井人物故事,更流露出对传统智慧、经验、技艺的珍重,可谓传统文化与现代叙事的完美融合,让读者在领略文学作品生动性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



力与深远意义。正如冯先生所言:“地域性格乃最深刻的地域文化,我对将它挖掘和呈现出来十分着迷。”《俗世奇人》新篇中,既延续了对天津卫往日风土人情、社会风貌的回望和挖掘,亦有着对当代民族文化、地域文化传承发展的期许。这也是作者作为中国非遗事业、民间文化保护事业旗帜人物的文学表达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/图

书店 记事

爱知书店的平常一幕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文/图

爱知书店位于合肥的庐阳区,十几家文化单位集中地。下车后找不到地方,给书店老板正义兄打了电话,穿过街巷拐了几个弯,看见书店侧影时心里一动,几天下来,已经对书店有了许多本能的发现与认知,通俗一点说,知道怎么“寻味书店”了。

进了书店,一股熟悉的、让人动容的味道扑面而来,无须辨识,那是书香。书店有书香,不是很正常吗,但爱知书店的书香明显要浓那些,因为店内有一大排旧书,那些没有被塑膜封起来的书,不断改变着空气中的分子构成,闻着像回到过去所有的书都不塑封的年代,心里踏实。

爱知书店有200平方米,靠里面的位置搭建起了第二层。第二层的北部墙面,是清一色中华书局的书,有一些估计很难再版了。有些书可以卖不动,但必须得有。爱知书店在合肥搬了三次家,目前这家店已有6年历史,但听过老板介绍后我才知道,爱知书店的历史原来是很久远的。

爱知书店最早开在北京,与风

入松、万圣等老牌书店同时期开业。和一些影视公司喜欢兄弟搭档一样,爱知书店在北京也是兄弟文化企业。书店的第一间店址是在首都剧院,进入剧院,右手边是售票台,左手边是书店,这种业态真是让人赞叹。要是许多文化单位或者商业机构都有这一结构就好了……书店究竟以稀为贵好还是遍地开花好?我觉得是后者,盛传巴黎的书店和咖啡馆一样多,听到这个说法后我觉得巴黎就挺好的。

正义兄健谈,他谈到书店和韩美林的交往(店名为韩美林题写),谈到苏里、李国庆、席殊等早期进入书业的从业者,他们都是当代书业的早期建设者,说起来都是故事。如今他在合肥踏踏实实开着书店,服务着周边读者(有许多老读者),这份坚持非常难得。

我在一楼逛书店的时候遇到一位80岁左右的读者,正艰难地迈过几级平缓的台阶。等我上了二楼,听到店门外老板与读者的一番对话,他



们说的话很简单,“坐车走还是步行?”“步行”,“慢点啊”,“好,再见啊”。我该如何形容那种对话呢?总之他们像几十年未见的老朋友,聚会之后恋恋不舍地告别,他们的声音里集合了深厚的情感,情感里饱含了友情与嘱托,以及一种很丰富、很讲究的礼节,无须抬头向外看,我也知道他们相互之间是反复躬身道别的。

爱知书店这简单而又平常的一幕,让我心情激动,这就是书店与读者最美好的联系,他们不是商家与消费者,而是邻居与朋友,是知音式的陪伴,是一约既定,也是人间绵长……社区若有这样一家书店,定会让人多几分想要常来看看的惦念。

下午,我停下手中的活儿,看着

书店门外发了一会呆,整个书店里只有一楼做统计书籍工作的店员在敲打着键盘,还有二楼的我在敲打着键盘,我们像是在合奏。老板可能出去了,店长可能在午后小憩,偶尔有电动车路过按响一下喇叭,行人在外面无声地行走,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声音。书架上的众神们此刻也沉思,他们用这个姿势在书架上等待很久了,只为等待合适的人来把他们其中之一请走。书店此刻在市井、在人间、在世上,有了特殊的含义。

安徽省博物馆老馆在书店附近,趁天黑下班之前进入店内,花了45分钟时间,看了一些黄宾虹、常书鸿、吴冠中的书法与绘画作品,以此给完美的一天收尾。

